



臆语(下)

□杨 骥

灵魂

就像在调色盘上调色一样，有人以为创新就是取唐代多少，宋代多少，另加入元、明、清多少，这样综合成一张画，就是新的，就是自己的，就是创造。时间却会证明事实并非如此。

只有自己的情感和思想才是作品的灵魂，富有痛感的丰富的灵魂都是经受了现实生活的千磨万击后炼成的。灵魂是自己。灵魂在波澜壮阔、五味杂陈的现实生活中。存放在传统仓库里的灵魂再美好，“产权证”上登记的却是别人的名字。

传统好比墙壁，可以帮助蹒跚学步，但不可以陪着走遍天涯。

《论语》

《论语》不仅可作思想巨著读，也可作历史、人物传记读，还可以作为类似于《世说新语》这样的笔记小说读。那个时代的城市与宫殿早已消失，但孔子以及相关人物的智慧、言行、心路历程与人情世故却藉《论语》而得以存留，浅近生动，探手可掬。作为一个国家长存的记忆，时间也为它增添了光彩与魅力。

散步

黄昏时出去散步，带着时断时续的思索，心湖上有浅浅的喜悦掠过。纵目澄澈辽远的星空，驰神尘嚣之外；耳闻鸟雀相呼，失己身于暮霭。空诸一切，物我俱忘，不知今夕何夕。

最仰慕美国作家爱默生当年在康科德丛林中的散步，一起散步的先后有奥尔科特、梭罗、钱宁这样的人类精英。灵魂与灵魂之间、灵魂与自然之间，相互碰撞，思想像水一样从磕破的罐子里汩汩流出，又像原始神秘的荒野，任性、不羁、倔强……

颜料

传统不是一整盒五彩的颜料，它只是其中的一支或者两支，大部分色彩储藏在自然旷野之中，而自然，也当然包括人生。是独特的思想之手，主宰和调弄出了神奇的色彩。

镜子

艺术是物质生活的装点，可以用来填充空白。但它又好似一面“魔镜”，借助它可以看清自己，看清他人，看清社会。

竞争

处于野生状态下的艺术家，其一生的艺术风格、趣味很少会出现大的变化；被“供养”的艺术家，无论是以哪一种形式，很少能做到一以贯之。两者如果发生生存性竞争，通常前者完败后者完胜。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接受了“驯化”，因此具有更强更敏锐的适应变化的能力。如果把竞争时间延长，缓慢的、不关注外表但注重内在的自然、历史，其固执的选择标准会发生效应，结果极有可能出现逆转。最终的完胜者会得到合适的评价，但境遇不会有实质性改变，也不会获得实质性的与评价相匹配的社会地位，完胜者依然只能处于“野生”的位置，被淘汰者空出来的被“供养”的位置，依然只会由与其性质相类者来填充。

不宣

繁荣文艺创作不适合鼓吹“适者生存”。主一地之文事者，应倡扬个性，鼓励百花齐放，有大包容心及前瞻意识。“适者生存”很大程度上是“迎合”与“奴化”，其所产生的示范效应极易造成千人一面万夫诺诺的局面。达尔文发现：如果某一物种由于高度有利的环境而在一小块土地上数量异常增加，就会出现传染病。传染病会带来物种的“毁灭”。因此有远见的作者反而选择做“不适者”，其作品会因“另类”而得以逃脱“毁灭”。

气

书法之气隔行不断，古人称其为“一笔书”。一件书作，即一独立世界：气不外泄，团成一气；自始至终，一气贯之。气连、气聚、气活，有技法的因素，比如穿插勾连、疏密对比、正侧呼应；也有技巧所无法解决的，比如畅达与生动、肯定与阔大，主要源于作者对艺术的认识、创作心理与价值观等。下笔有由，心中无滞，其气必然畅达。气息的清浊，根源于作者的心灵与审美修养。扩而思之，其他艺术诸如文学、音乐、美术、建筑，也都有一个“气”的问题，其理也无不如此。

高于生活

写生不同于依样画葫芦，写生是感受和模拟的结合，是提炼自然的过程。用“相机”代替写生，本来是一件十分荒唐的事，但如今却被许多画家所采用。创作不是把写生稿(照片)放大，更不是纯粹的模拟与再现，创作是为了表达被自然所唤起的思想情感，故有“艺术源于生活，又高于生活”之说。常见一些成熟的画家，下笔陈旧，无感觉与激情，这是长期不写生，不从生活中汲取灵感的缘故。

张謇与童溪石

□朱 江



对于张謇对中国社会的影响，用胡适的观点“造福于一方，而影响及于全国”，是非常恰当的。新疆阜民纺织公司的机器设备，由张謇协助购置，核心技术人员毕业于张謇创办的南通纺织专门学校，笔者的《张謇与新疆阜民纺织公司》有所介绍。其中提及的阜民纺织公司聘请的副技师童溪石，与张謇有着深深的师生情谊。

据1919年11月20日中华民国教育部发行的《教育公报》，童溪石为南通纺织专门学校第四次本科毕业生，当年该校共有23名学生本科毕业。南通纺织专门学校，前身是1912年张謇倡导，由大生纱厂、大生分厂各出资六成和四成开办经费，用于培养纺织技师的纺织染传习所。1913年，建于大生纱厂南侧的校舍落成，定名南通纺织专门学校。张謇《南通纺织专门学校旨趣书》提到，创办该校的目的，主要是满足南通本地对纺织技术人员的需求。而事实上，南通纺织专门学校的毕业生散布全国各地，有助于改变中国纺织企业在技术上完全依赖外国技术人员的局面。

童溪石是崇明人，据童溪石1922年的自述：“溪石亦南

一只狼山烧鸡

□明前茶

那一年，从上海开往青岛的z字头列车上，我带着年幼的女儿要度过14.5小时的漫长时光，上车后不久，在硬卧车厢，一位南通口音慈眉善目的大叔，帮了我的忙。他不停地给我女儿讲故事，跟我女儿玩成语接龙的游戏，还伸出双手，跟小女孩你来我往地翻转绷绷绳。傍晚时分，大叔居然变戏法一样拿出一个硕大的荷叶包，解开外面的一层大荷叶，里面居然还有一层荷叶，最里面是一只油光铮亮的烧鸡，在老荷叶微微发涩的光泽下，这只烧鸡散发出的油香，令人陶醉。大叔戴上了一次性的手套，从烧鸡上撕下鸡腿来，递给我女儿，之后，他又想把另外一条鸡腿递给我，我谢绝了，为了不让我大叔难堪，我主动说，我更喜欢烧鸡微焦的翅尖与脖颈，大叔就痛痛快快将一个鸡翅膀连同半边脯子一起撕下，递给我。

烧鸡做得无比较烂入味，连骨头都可以咬嚼。大叔又倒出啤酒，邀我与旅伴共饮。此时，车已经快到山东地界，晚霞正在车窗外降临，近处被西北风吹得闪烁金属色的杨树纷纷后退，而远处的山峦与乡间小屋似乎正在跟着车轮缓缓行走，列车仿佛游走在自然这张开阔无垠的唱片上，很少在南方人心中驻扎的苍凉与忧伤在我心头浮起，好像蒙古人的长调。

我没有想到的是，面前这一只堪称正宗的狼山烧鸡，竟然是大叔自己用家里的煤气灶做的。而他练得这一手好本事，起因竟然是他在儿子两岁时，被厂里调去做了推销员，负责将纺织面料卖到北方的服装企业去，而留在家中的儿子少了父亲粗粝的教养，一直被养得相当瘦弱。

带着一丝微醺的酒意，大叔跟我解释了他的工作。厂里主要的客户都分布在大连、天津与青岛，他一年中有八九个月都在路上。那年月，南通不通火车，每次出差，他都要先坐长途汽车前往上海，再从上海转往北方城市。

大叔总是在外游走，儿子缺少父亲的引领，个性变得内向和怯懦，也很少与他说心里话。儿子小时候，他还年轻，回到家里也很少与家人相处，而是依旧像一名浪子一样呼朋唤友、在外喝酒。有一天，酒局散场时，他发现桌上的一盘烧鸡还剩下好几块油亮的鸡肉，几乎是一瞬间的父爱爆发，他找服务员要了打包盒，将那点烧鸡装了回来。回到家中，刚上小学的儿子正在洗脚，准备上床睡觉。他拿出烧鸡，儿子眼睛发亮，就坐在洗脚木盆前，把那几块烧鸡都津津有味地吃了。他突然觉得心酸，无声而柔地摸了摸儿子的头。儿子太瘦了，最好经常给他搞一只烧鸡吃才对，但外面买的狼山烧鸡并不便宜，孩子的爷爷奶奶又在生病，花销很大，于是，他发愿要学会自己做烧鸡，便跑到烧鸡店里去向老板打探，究竟怎么用普通的三黄鸡做出肉烂香酥的烧鸡来。老板哪里肯说，没好气地把他往外推，令他差点跌坐在正在炸鸡的油锅旁。烧鸡店的师傅看着不过意，喊了一声：“做烧鸡就得先炸后煮，至于怎么做得好吃，你回家慢慢琢磨去吧。”

他的确用心琢磨了好久，包括宰好的光鸡为何要把鸡腿交叉塞入鸡腹内，处理好的鸡为何要挂在背阴处风干。在炸鸡之前，鸡身为何不能刷酱油，而是要刷上麦芽糖或蜂蜜，炸鸡时，为何要把整只鸡放在大漏勺上，一勺一勺往上浇热油，等鸡身定型后，才能把鸡放入热油锅炸酥？想明白这些细节中蕴含的道理，做出来的烧鸡才会皮色褐黄发亮，色泽均匀，没有一点破绽。

他也琢磨出来，这个狼山烧鸡要烧得入味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卤制的时间要长。

大铁锅中倒入半锅水，下入卤料包、盐、糖，然后加入生姜、料酒、老抽，一点点猪油，大火煮沸，放入炸好并滤干油分的鸡，大火煮五分钟后将鸡小心翼翼地翻个身，再大火煮五分钟，然后，要改用蜡烛头那么小的火，让鸡在几乎看不见撩动与沸腾的状态下焖煮3小时。烧鸡出锅前还要开大火收汁。整个收汁的过程不能离人，要用勺不停地将汤汁浇淋在鸡身，收至锅里的汤汁九成干时，才能关火。

终于，做烧鸡的手艺被他锤炼得炉火纯青，他发现成长中的儿子胃口太好了，一个人就可以干掉半只烧鸡。后来儿子上到高中，开始住校，他每次出差归来，做完鸡就会送到校门门口去。等儿子下课，父子俩隔着校门的铁栅栏传递烧鸡。儿子依旧沉默寡言，很少对他说起成长中的喜怒哀乐，但他能够从儿子接过烧鸡时眼睛里闪过的一丝欣喜，感受到久违的亲情。儿子有一次破天荒主动给他打电话，说了打球时自己不小心崴了脚的小事故，又说了自己何时学会了吉他，说的都是与功课无关的事。挂电话之前，儿子突然补了一句：我的室友们也喜欢吃你的烧鸡呢，他们还说，你爸对你真的很用心。

说完这句话，儿子有一点点怩，迅速挂断了电话。而他拿着听筒出了半天神，终于，在做父亲快满18年时，他感受到了巨大的被需要的快乐。他仿佛看到，儿子与室友们很快就把烧鸡一扫而空，而他本人的推销生涯，也被儿子讲成一幕传奇。仿佛毛姆小说中游走天下的旅行家角色，他走得那么远，好像不是为了谋生，而是为了这八千里路上的云和月。就这样，大叔和他手制的一只烧鸡，弥合了青春期父子之间的隔阂。

推销员大叔此次回家后，依照惯性，放下旅行包，又去菜市场买了两只三黄鸡。付钱时，他才想起来儿子的小房间已经空无一人。就在这个秋天，儿子远去哈工大，准备就读那里的王牌专业，成长与告别，就这么猝不及防地来临了。烧鸡做好了，一只留给家人，另一只，推销员大叔以荷叶裹之，带上了出差的旅途。他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，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，“好好陪伴你家的小姑娘吧！要尽可能温柔地对待她，要知道，这些小孩长大的时光，就像金子的碎屑，很快就从指缝里溜走不见了啊！”



透花影

□蔡晓丹

我对南通电影院的记忆

□奚智明

1957年夏，我从农村来到南通市第一初中（市三中前身）读书，寄宿在学校集体宿舍。

一个农村孩子初进城，如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，对什么都感到新鲜，尤其是进电影院看电影，如同过节一般。在农村一年只能看到一两场露天电影，挤在人堆里，贴着脚一站就是两个多小时，虽然累，却兴奋不已，第二天上学，电影中的故事和人物，便成了小伙伴们课后的话题。如果是战争片，我们还学着电影中的战士冲啊杀啊的。进城上初中后，因家贫只能维持学杂费和伙食费，几乎没有零用钱，星期天经过南通电影院门前看看海报，解解眼馋。幸好一个月中有一两个星期天回乡下老家，省下饭菜票攒下的钱，够买一两张电影票。当然最高兴的还是学校包场。

我进的电影院大多数是南通电影院，因为离学校近，又因工人文化宫电影院建得较晚。

有两件事特别值得回忆。

大约于1962年三、四月份，我在南通电影院看了一部故事片《革命家庭》。共产党员江梅清、周莲在革命艰苦岁月中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，怀着敬仰的心情写了篇影评《谈变》，参加了南通电影院的电影征文活动。在《谈变》一文中，我从周莲在党的教育和指引下，由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逐步成长和成熟，最终变为一位坚定的革命者的人生历程，阐述了一个革命者如何做到在革命大潮中，辨别正确的方向，尤其是革命低潮时，坚定革命信念，对党忠贞不渝。

出乎意料，这篇征文竟获得了二等奖。

有趣的是出席颁奖座谈会那天，南通电影院工作人员见我我是个穿着破旧的学生，在门口把我拦住了。我告诉她我是市三中学生，是来参加会议的，并从口袋里掏出会议通知书，她看着我递给她会议通知书，又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，带着几分怀疑几分惊讶的口气说“哟！你这娃儿还是二等奖哩！”会议室内的与会者都是成年人，听到后都向我投来诧异和赞许的目光。

奖品是几张电影赠券和一个笔记本。

这笔记本在我参军时作为留言簿，留下了班主任朱光汉老师和许多同学的临别赠言。这笔记本和会议通知书随我辗转了许多岁月，至今还保存着，已有60年了！这也算得上是两件文物了吧，物品虽小，但也见证了南通电影院的一段历史。

在这耄耋之年我还偶尔把这两件物品拿出来看看，《革命家庭》故事情节和人物又栩栩如生地出现在眼前，去参加颁奖座谈会被拦在门口的

1925年4月15日，童溪石受聘阜民纺织公司，职务为副技师，合同是与“承办迪化纺织厂事宜”继孚签订的。根据合同，童溪石作为副技师，需要协助正技师杨传敬修理、保全机器设备，预防火灾；在不妨碍工作的前提下，对工人进行理论和技术培训；监督和改良工厂的运行。童石溪每月薪水规元75两，从到达迪化之日开始支付，膳食由工厂供给。童溪石从上海动身前往新疆时可获赠家费洋250元，川资亦由工厂提供。

获悉童溪石远赴新疆的消息，张謇于1925年5月16日给杨增新写了一封信，其中提到：

纺厂设置，当有端倪。闻聘敝处纺织专门学校毕业生童溪石往新，担任贵处纺厂副工程师。该生年富力强，学行不苟，年来亦尚有经验。已淳属任职之后，力图报称。但东南少年，骤至西北，极边风土民情，恐或隔阂。趋轺奉谒时，幸进教之，不胜大愿。

对于阜民纺织公司的筹备情况，张謇表示了关注。童石溪赴新疆前，估计是专门前去谒见张謇，跟张謇辞行。这位从南通纺织专门学校走出的学子，经过几年的职场锤炼，加上自身好学勤思，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纺织行业的实践经验。自己这位年富力强的门生即将远行，张謇勉励与教诲之外，也担心童溪石对边疆地区水土和民风的适应问题。张謇给杨增新去信，也是希望杨增新能够关照童溪石，让童溪石更快地融入新疆的生活，也能更好地服务于新疆的纺织事业。（作者单位：南通市档案馆）